逸少書猶不失為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瑋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内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錄獨取郗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為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著令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真蹟餘可知矣獨未知徐璹徐浩子能別書所訪者如何

右七帖並一人手寫偽帖晉武當是孝武梁高當
是齊高

第二

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並張旭　崔子玉　鍾繇

長風齊梁人書　皇象後臣象言同章帝一手偽帖　王

庾二十四帖同上　謝安前一帖是後六月帖同上

第三

庾翼已向帖　杜預親故帖　王循　司馬攸　王

題逸少書　此卷有永足下還來一帖其後云不具智永白而云逸少者余觀其語云謹此代申唐末以來乃有此等語而書至不工乃流俗偽造永禪師語耳

逸少謂此郡難治云吾何故舍逸而就勞當是為懷祖所檢察耳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絕雖摹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間矣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然謝安欲使書宮殿

榜竟不敢發口其氣節高逸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
可愛
題衛夫人書　衛夫人書既不甚工語意鄙俗而云奉
敕敕字從刀館字從舍皆流俗所為耳
題山公啟事帖　此卷有山公啟事使人愛玩不與他
書比然吾嘗怪山公薦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為
可謂不然者矣意以為心迹不相關此最晉人之病
也

人
衛中令闕音敬帖近世草書不敢復望其藩也此一
章語亦佳
郗方回書初不減王氏父子誠不浪語
謝太傅所稱道民安蓋事五斗米道耶右軍為獻之
女王潤請罪亦稱民也
知足下故羸疾而冒暑遠涉而失一筆冒多一筆古
帖或不可讀類皆如此

間有可恨或是傳摹失真爾
此字與東方朔畫贊相似而子瞻謂畫贊亦非右軍
書人間愛憎常自不合如退之柳子厚論鶡冠子可
知也
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今自言故應不同
真不虛爾中今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
解者當是殘素敗逸字多爾觀其可讀者知其爾耳
米芾元章專治中今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

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無風塵氣似二王者惟顏魯公楊少師髣髴大令耳魯公書今人隨俗多尊尚之少師書口稱善而腹非也欲深曉楊氏書者當如九方臯相馬遺其元黃牝牡乃得之

題絳本法帖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元豐八年夏五月戊申趙正夫出此書於平原官舍會觀者三人江南石庭

簡嘉興柳子文豫章黃庭堅

自高宗以上皆有鍾王典型當其妙處殆欲編之王家二令書中畧無愧也

王會稽初學書於衛夫人中年遂妙絕古今今人見衛夫人遺墨疑右軍不當北面蓋不知九萬里則風斯在下耳

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

文皆當與王中令雁行耳懷素草暮年乃不減長史蓋張妙於肥藏真妙於瘦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

評釋長沙法帖

梁武帝書 脚氣帖 數朝脚氣脚字微摹轉失筆

唐太宗書 臨朝帖 昨夜以下應是別日敕 廢遊甘泉帖 只理會遼東一役

唐高宗書 審行宏福帖 此帖妙絶恐非怕婦漢所能

食可投其飯也　豫報先公報字傷筆多古人作

字大體如此

晉司徒王珣書　衆感帖　衆感字尤妙

晉侍中郗愔書　第三帖　毀當字作兩行可笑

晉太守山濤書　補吏部郎帖　此下有十九字悮置羊欣

書後

宋特進王曇書　王曇首失一首字

王羲之書　屏風帖　試求屏風遂不得　餞行帖　自成旅

以從至開祖字當是虞永興少年時書濶別帖濶別

以下七行當是永禪師得意書也服散帖省卿書

但有酸塞

王獻之書薄冷沈痾帖薄冷以下至消息二十八字是

歐陽率更書不但得之筆法其語氣是隋唐間人

忽動小行帖一字筆誤成十鵞羣帖右軍寫經換鵞

時子敬尚幼小必未能作簡此是好事者為之耳

如貞觀初楊師道輩可作此字元符戊寅十月飯

後來怖魔閣致平子禮端夫在焉

右山谷題跋

王世貞法帖題跋

第一卷　漢章帝書當是後人集漢章草法如聖教序類耳王著既謬稱章帝遂有謂千文不創自興嗣者得無愈失之邪晉武帝書品譜斷賦述俱所不載余嘗見米芾所臨其大小帖幽深無際出有入無自是衛索間風度賦述僅稱元帝如發硎刃虎駭鷙視孝

下龍蓋一世而矻矻墨卿毛穎間工篤若此伯思謂

弔江叔藝韞二帖為高宗書覈矣謂枇杷移營亦高

宗未有據也夫高中二帝宜不辨蔽麥乃高工八法

中能五言豈混沌一竅邪叔懷弟也不當先伯智且

以人臣置之唐後則文孝王亦不必在宋明前皆著

誤也

第二卷　張有道書變章法創今草為古今第一昔人

謂其如清澗長流縈洄崖谷交龍駭獸奔騰拏攫今

王敬豫導之子見能品品陸士龍以下書不甚著羊敬元孔彥琳皆入妙品評者謂羊檝若嚴霜之材婉如流風之雲謂孔如飛流懸沫呂梁之水工力故不如羊耳僧虔兩帖結法與王琰乙江郢帖同端雅之極用掘筆時辦此耶此卷前輩評駁甚衆要之不足論其筆法非後人可及也獨題庾亮為元亮沈嘉為沈長劉瓌之孔琳之王曇首皆去其一名謂杜預司馬攸卞壼劉穆之王僧虔為侍中山新沓為太守王廞

司徒左長史也目爲司徒山新沓杜征南司馬獻武
王索征西晉人也謝莊宋人也皆列庾太尉王海陵
間著不學至此何三館諸公不一糾正
第四卷　梁王筠沈約書諸書譜不載王結法殊散緩
沈差有意耳阮交州在上下品行草入妙竇賦比之
激溜懸磴垂條晚青張懷瓘云研行草出大王若飛
泉交注奔流不息赫赫躍迅此帖信有之黃長睿槩
疑非真過矣蕭確者邵陵王子竇稱其寬而壯睟而

羊欣齊名今列之唐王著真村老開卷便供胡盧

第五卷　為蒼頡夏禹孔子史籀李斯程邈宋儋衛夫

人古法帖隋朝帖智果帖梁武帝評書及何氏二帖

蔡琰我生一帖敬祖一帖孤不度德亮白二帖懷素

右軍一帖張旭晚後得足下二帖無名氏移屋及意

適二帖著亦以時代錯雜真偽難辨故别為一本耳

頡文科斗祝融碑神禹碑絶無此法至史籀皆偽作

無疑黄長睿謂李斯田疇一帖乃李陽冰明州刺史

唯西遊未果汶嶺即岷嶺用古字楊用修辨之甚詳

第八卷　昔人謂死罪帖足下各如常帖為非右軍書

蒸濕帖大令代父書吾皆不辨然淡悶干嘔咸古字

須右軍乃解作此蒸濕帖固一二有大令風又焉知

非羲之偶為之邪凝操徽渙咸有家學何據定為子

敬代筆也不去人間而欲求方外此或速弊是際竟

語慨然慨然

第九卷　大令書神情散朗姿態超逸有御風餐霞之

落李北海趙吳興及邇時祝京兆手腕指間當自有

神物司之敬安能強哉小祇園主人王世貞跋

以上三十一條皆諸本所刪者今依珊瑚網本補

足之

右弇州山人䕡

諸家法帖書論

第一卷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

齊相杜度號善作草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文者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時南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遠浪釋辰宿一帖興嗣文也豈得為漢章帝之書邪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令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知為漢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説殆亦可疑淮海集

陸士雲書亦後人為之陸更古也清河書畫舫

第五卷

法帖第五卷有斯篆十八字米南宮云未知何人書黄祕書著法帖刋誤云案其文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米云不知何人書蓋未見此碑也校書考古精確類此然祕書又云自著頡至程邈書皆偽史籀書傳後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揚州裴易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

人筆亦為未盡蓋所為史籀書者即此碑額中字也
駭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陽冰最愛碧落碑故用
之祕書以為揚字殆未考爾州琶惠三字皆在糸即
紀字之半但無易字疑以明字疊而成之特以大為
小豈祕書却未考此碑之額耶若謂字無三代體與
其辭皆唐人筆亦可為精鑒矣攻媿集
凡稱古文者皆蒼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
常謂之科斗者以其類蝌斗爾此帖題曰蒼頡書而

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葢可疑也秦淮海集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申記云舊本湮沒開元中元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歷中蕭定又刻於石此小字者葢後人依效為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

貞觀間一種偽好物 米芾書史

第八卷

蘇耆書畫紀述與鳳師嘗閱數日内史與王述書乃云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滯非復一條不知何以為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而就勞歎恨無復及爾交人事請託亦未見北都冀得小差須日當何理此帖刻在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入十卷中較之不差毫髮 米芾書史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三十六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六

絳帖平一　　日

蒼頡書

二十八字

述異記云頡葬北海呼為藏書臺周時得其書莫識遂

藏之書府至秦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

有吳君子之（此五字與舊碑同）

世傳仲尼表季札墓云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案唐張從申跋云元宗嘗命殷仲容摹搨大歷中潤州刺史蕭定作季子廟重刻此碑傳至今予按魯昭公二十七年闔閭弑吳王僚自立季子聘還復命於墓（哀公十年嘗將兵救陳）後不知其所終皇覽曰季子冢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祠之歐公云考仲尼歷聘不聞至吳又其字特大非古也墓闕題字唯東漢有之皆作分書若劉文

為漢篆也舊碑只十字皆大尺餘此字小惟有吳君子之五字同餘更大異復多二字尤見其妄秦少游云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況依倣為之者

史籀書

歙州裴易憲系

衛恒云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韓文公以石鼓文為籀所作不知何據夾漈鄭樵云籀與古文用刀書致字畫首尾皆鋭

秦丞相李斯書

田疇耕耨為政朞月而致法令使父子為鄒魯

米元章云不知何人書黃長睿云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此摹十八字為冰書無銖黍差斯書傳至今者有太山刻及秦權衡斤量銘乃弃不錄

秦程邈書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

致之天無以清將恐歇
今人稱隸書為隸古非也書序所謂隸古者書有古文
今文之别隸為今文古為古文漢靈帝時劉陶刪定古
今一文尚書是也隸書始於程邈衛恒云秦旣用篆奏
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之予按
書有八體秦漢所常用者篆隸耳夫隸者篆之捷先漢
士大夫賤之不以書金石威靈之際始書金石矣楷者
隸之捷也始於上谷王次仲至魏晉方盛然亦不以書

大小不等且妄增損史文殊無義理與豹奴帖皆非逸
少筆法逸少學皇象章草當不至此
既移屋近西牆微援裏地成大寛援裏起小三
架如步廊政可一丈梁得使二家通出入作門
閤也此屋之東故應作牆直步廊一壁大單空
園中彌直移三間屋故當不甚難重複粗盡圖
如別耳
足下既即意適閑曠亦當忘暑耶遊矚疎數至

衛夫人書

衛稽首和南近奉勑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廿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

李氏衛和南

衛夫人帖唐初李懷琳贋作竇泉述書賦云嵇康絶交

極蹤可恨吾病來不辨行動潛不可耳

終年纏此當復何理耶且方有諸分張不知以

去復得一會不講忘不忘可恨汝還當思更就

理一昨遊悉誰同故數往虎邱不此甚蕭索祖

希時面因行藥欲數處看過還復共集散耳不

見奴粗悉書云見左軍彌數論聽故也

令欲歸復何適報之追不具總散佳並侍郎耶

言別事有及過謝憂勤

二月八日復得鄱陽等多時不耳為慰如何平安等人當與行不足下過彼與消息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日秋涼平善廣開彌邁想思無違前比得書不遂西行望遠懸想何日不懃捐業漂沒不當行李又去春送舉喪到美陽須待伴比故遂簡絕有緣復相聞飡食自愛張芝幸甚幸甚

太平興國中詔天下搜訪前哲墨蹟圖畫先是荆湖轉

平原授藏真柳公權皆得之近時惟思陵獨擅其妙

第五帖章草高古可愛真伯英之妙蹟不日秋涼諸家皆不曉不日二字伯英既是宏農人則送喪至美陽應亦有之美陽岐山也山谷云此書絶妙無品者信然淳化官帖十卷除二王書多佳者外唯有張芝小草皇象前帖鍾繇宣示帖王廙二表而已荀伏膺於此四家亦足以跨唐人矣

後漢崔子玉書

子即戎从身招其果毅尚其桓桓師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泰一五將三門地

臣象言頑闇容薄加以年老凡百弗識無所聞宜特蒙哀傷殊異之遇安慰騎乘之懽遊息之燕淳和足使忘軀命榮觀足以光心膂延望翹翹念在効報而蹐走垂須終何才力以答新恩惟尚有借近趨走文過首貿尚尋天恩智方當

字重熙嘗為北中郎乃知是王右軍書爾亦安得為齊梁人書

宣示帖云昔與文若奉事先帝昔訛為者以在所慮古文以已一字漢書云是時漢兵以踰勾注亦然故不復白白字下有兩點古白字印文皆然此帖黃初二年作是年八月孫權奉章遣于禁等還魏故曰權之委質也

晉丞相張華書

得書為慰僕諸惛疾已甚齅西臥歸還乃悉以

將念及不具張華呈

范陽張茂先終於司空非丞相也唐世已無書跡此帖偽作麗惡多俗筆與李懷琳所作七賢帖同其末一筆皆下垂也

晉丞相桓溫書

大事之日僕在都謂無所復見慰勞又計時事也遂節郎來已具言意餘所慰勞諸相具答邊將粗當爾耳僕無所復治庶意

正草厚而不倫若為翰墨由帶真淳似山林之樂道非

玉帛之能親信然由與猶同

晉丞相王導書

省示具卿辛酸之至吾甚憂勞卿此事亦不蹔

忘然書足下所欲致身處尚在殿中王制正自

欲不得許卿當如何導亦天明往

導白改朔情增傷感濕烝自何如頗小覺損否

帖有應不懸耿連哀勞滿悶不具王導